



碎碎念

表扬批评都有道

□戴群

下班回来,儿子在书房电脑前做作业。刚开学第二天就有了作业,可能是因为儿子的学校要比其他学校早一年做GCSE考试的缘故吧。我悄悄看了一眼他的作业,在不打搅他的前提下问道:“你这么抓紧时间啊,作业难吗?”这就是我的表扬,极少用“太棒了”之类的空洞话语,说事实就可。儿子回答:“很难,老师说能查多少就查多少。”原来作业是在网上查一些信息资料。儿子喜欢做作业的时候和他人互动,邀请我和他一起做。我看了看他已经查到的资料,他已经把复杂的概念用简单明了的语句写出来,我便指出他的这项优点,说要是我,可能会啰啰唆唆写一大堆呢。儿子听了,眼睛就亮了——呵,这么短时间就被表扬了两次啊!

遇到两道难题,他简单查了查,查不出,就想从我这儿直接得到答案。我仔细看了,说:“怪不得你觉得难,的确很难呢。我也想知道答案,看来你们的GCSE不简单啊!”

“还是我自己查一下吧。”儿子终于解决一道难题,剩下最后一个,他努力了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儿子把笔一放,想出去玩。“老师说过,查不出来的就算了!”

“等等,我真的想知道答案是什么。要是我查出来了,可不算你完成的啊!”

“妈妈,我真的查了很久了,没答案。你不用费劲了。”

“这样吧,你告诉我一点我不懂的基本概念,我照着这些查。”看我很真诚,需要他帮助,儿子留了下来。我坐在电脑前,边查边念叨:“这个网站不可靠,是公司广告性质的。你觉得这个网站可靠吗?”儿子开始对我指点,和我一起查,最后干脆拿过鼠标,自己查。终于,他看到了一行小字,得到了线索。题做完了,我除了鼓励他,真的没有替他做作业。

儿子在做作业中表现出来的想走捷径,轻易放弃,可能都被别人看成缺点。其实,这不是缺点,我们成人何尝不是这样?所以不用批评他,鼓励即可。当然,整个过程中,父母的表现一定是真诚的,没有偏见的,否则孩子会看出来你在作假。儿子完成了一项非常难的作业,我一个“好”字都没说,却一直在表扬他。他看出来我对他发自内心的欣赏,尤其是对他攻克了最后一道难题。

晚上,儿子洗了澡,和爸爸妈妈姐姐道了晚安,自己睡去了。深夜,爸爸悄悄到他屋里看他,结果出来时手里拿着儿子的手机——原来他在被窝里把手机静音了,和朋友们网上聊天呢!

对用手机和玩电子游戏,我和儿子以前有过很多谈话,也谈过在被窝里用手机的事。儿子对此很明白,也一直在睡觉之前把手机放在楼下充电,今晚是个特例。爸爸拿走他的手机时没说什么,避免让他带着不良情绪睡觉。

早晨儿子起床后,我到她屋里看他,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很紧张。我开了个玩笑,把他逗笑了,然后下楼吃早饭。爸爸居然没提及此事,大家连说带笑地吃了早餐后,儿子和爸爸一同训练去了。我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自己已经知道的道理,别人还在你耳边喋喋不休更令人厌烦的事了。”儿子懂道理,却还会犯错误,这也是人之常情。哪个成年人敢说自己明白道理就能永远不犯错误呢?我知道昨晚他一定在和朋友们约定第二天一起参加本地的各种庆典的事情。

我相信以后儿子会在睡觉时把手机放在楼下的。当然,很多家长会这么想,犯了错误父母不批评,孩子以后会变本加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是亲子关系有问题——孩子不犯错误是因为家长会批评,而不是明白了道理,这样的结果是家长为了孩子不犯错误,就得永远地批评,一旦不批评,孩子就会犯错误。这是亲子关系中的一个恶性循环——破坏孩子的自信、独立和思考,家长会紧张焦虑,对孩子也会极度不信任。不信任的亲子关系会培养出对世界和他人持怀疑态度的孩子,他们将来寻求幸福的路会荆棘密布。

年轻

□塞缪尔·厄尔曼

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

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

年轻,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去闯荡生活,意味着超越羞涩、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

出现了老人。

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

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无穷无尽的渴望。

在你我心灵的深处,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

不停地从人群中,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远年轻。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冷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20岁。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你便有希望超过年轻的80岁。

所以只要勇于有梦,敢于追梦,勤于圆梦,我们就永远年轻!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老了,错误引导自己!年轻就是力量,有梦就有未来!

推荐理由:这是一篇只有四百多字的短文,由德裔美籍人塞缪尔·厄尔曼所作,首次在美国发表的时候,引起全美国轰动效应,成千上万的读者把它抄下来当做座右铭收藏,许多中老年人把它作为安排后半生的精神支柱。至今已有70余年,魅力依然不减,其优美的语句成为很多英语学习者必背的范文,并以其深刻的思想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

□史铁生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膀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蠢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大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星期,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

名家言

合欢树



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的的最里头。我偶尔摇车到

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

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家了,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去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想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也不去看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推荐理由

面对孩子双腿残疾的现实,母亲的心里或许只有绝望,但表现在孩子面前的却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药物治疗一试再试始终无效,于是又开始转向精神疗法——帮助孩子尝试文学创作。母亲的心里是苦的,但她给孩子的是爱和希望,正是这伟大的母爱成为支撑作者活下去、写下去的力量。